

誰是最可愛的人

魏巍 著



前 言

本书选編了十五篇朝鮮通訊。这些通訊，充滿了战斗热情，深刻、生动地写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軍战士的英雄事蹟和崇高的革命品質。

作者魏巍，河南郑州人，一九二〇年出生在一个城市貧民家庭。幼年生活十分困苦。一九三七年到山西参加了八路軍；至今仍在部队工作。他是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在战斗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作家。抗日时期，他以写詩为主，曾写过不少街头詩。一九四二年創作长詩“黎明风景”；解放战争期間，写有“两年”等詩。全国解放以来，他主要写报告文学。近年来，也写过一些小說和剧本。

书末附“我怎样写‘誰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可以帮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内容。

編 者

目 次

朝鮮人.....	1
火与火.....	20
前綫童話.....	25
在風雪里.....	29
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	41
火綫春节夜.....	53
誰是最可愛的人.....	67
战士和祖国.....	76
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	89
冬天和春天.....	101
前進吧，祖國！.....	107
挤垮它.....	121
祝賀.....	156

这里是今天的东方	163
勇士镇守在东方	173
写在凯歌声里	177
依依惜别的深情	181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194

朝鮮人

年輕的朋友們，請你告訴我
在艱苦的日子里
甚么是這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

我有着許多可愛的老戰友，都象拴在我的心上
一樣。不定在甚么時候，他們就微笑着，隱隱出現
在我的眼前。

今年，自從朝鮮戰爭爆發以後，最引我懷念的，
是我的一个朝鮮籍的老戰友——老金。每當我翻開
報紙，看到人民軍勇猛進軍直追釜山的時候，就好
象看見他騎着一匹馬，帶着一支隊伍，沉默地、氣
昂昂地疾進着。有時候，又象看見他在陣地前沿的
戰壕里，嚴肅地舉着望遠鏡，望着面前密密麻麻的

工事在思考。可是，当我又看到侵略者在仁川登陆的消息，就象看见他——老金，又瘦了些、黑了些，在费力地指挥着队伍，掩护着，艰难地撤退。特别是，我看到侵略者向朝鲜倾下千百吨燃烧弹的消息，就好象看到老金和他的队伍，在无边的火里苦战、呼喊。……

老金，我的战友！现在我翻看着你今年夏天给我的一封信，还有你在多年前留下的一把小刀。这把小刀，早已经长满了厚厚的红锈。可使我更想起艰苦的日子，想起了你！

二

一九四二年的春末，我们正处在艰苦的反“扫荡”中。有一天，为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直走了一整夜，才到了宿营地——在半山坡上，一个只有两户人家和一个羊圈的小山庄。累得我也不知道是枕在同志的腿上还是膀子上，很快就睡熟了。

睡梦里，我跟日本鬼子搏斗着，被日本鬼子摔倒骑在身上，往我嘴里塞石头子。我挣扎着醒来，

一看不知是哪个同志的一条又肥又粗的大腿，正横在我的胸脯上。我撇开它坐起来；才发觉我是这么饿呵，腿是这么疼呵，再也睡不着。我心里念叨着：“怎么还不开饭呢！炊事员是搞甚么鬼的呢！”加上我平素对司务长印象不好，不知怎地，就肯定是司务长光睡觉不負責任。越想越有气，就顺手找了一个小棍儿拄着走出来。

走到院子里一看，做伙房的小屋还没冒烟呢。我就冒了火，冲进去，劈头就说：

“司务长，你这叫負責任不負責任？”

司务长正掂着一条小米袋儿思量甚么，一听，也冒了火。

“我为甚么不負責任？”他还用眼睛瞪我。

“你说！为甚么到这工夫还不做饭不点火？”

“你不调查研究，你主观！”他竟然做了结论；又气昂昂地说：“部队一到宿营地，老乡就说，米叫日本烧了，小半甕酸菜也叫倒在茅坑里啦。我马不停蹄地到了小張庄，粮庫主任也叫鬼子杀啦，誰也不知道粮食在甚么地方藏着。来回二十里，我屁股还没沾地，你……”他越说越气粗：“烧火！你

叫誰燒火？四个炊事員，夜黑价两个跑了坡，这工夫还没上来。这儿井也没有，离河二里地，炊事員上上下下抬到这会儿，才抬了半缸。不知道你钻到哪儿睡了一觉，就跑到这儿来撒野啦！”

我討了沒趣，气也消了。有气无力地問：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办？反正夠不夠就是它！”他掂了掂手里的那条小米袋，又說：“李干事！假若你是这个司务长，看你的錦囊妙計吧。”

我們俩就大眼瞪小眼地呆了起来。

这时候，两个炊事員；吃力地抬着一大桶水走了进来。他們一边喘气一边兴奋地說：

“司务长，咱們有办法啦！”

司务长悶着头。我没精打采地問：

“有甚么办法呢？”

他們一边往鍋里倒水，一边說：

“金干事跟通訊員，捎了两大箕野菜回来啦！”

我和司务长三脚两步地跑了出去。只見老金跟通訊員一个人捎着一个大箕子，曲着身子正吃力地从沟底向庄上爬。看得出来，特别是老金已經再也

走不动了。我們一边喊一边跑了下去，看見老金黃黃的臉，因为几天不洗变得黑烏烏的，汗珠在下巴上挂着。他們俩的鞋头，全飞了花，露出的脚趾头，用布裹着，凝着紫紅的血痂。我們俩赶忙把两个篮子从他們冒着热气的背上接过来，呀，滿滿的两篮子野菜，甚么野韭菜啦、凄凄芽啦、老鴉筋啦、水芥子啦，全是綠盈盈的，还象用它綠星般的小眼看人一样。我們看看野菜，笑咪咪地看看他俩。司务长拉着老金的手，不知說甚么好。老金一时喘不上气，但也看出他的眼睛在微微笑着。

我們把两篮子綠盈盈的野菜往院里一放，大家都圍上来，也是笑咪咪地看看野菜，看看他俩。

通訊員紅紅的臉上，亮着明閃閃的眼睛，喘着气說：

“咱們金干事，真是比不了呀，一到这儿，他打听了一下老乡，就把我喊走了。”他指了指对面那座郁蒼蒼的山峯，說：“我們就爬了上去。金干事用小刀，我用手指头，就比賽起来啦。急得金干事把小刀都碰坏了。”說着，他举起一把明光光的小刀。我接过来一看，小刀果然碰了两个口子。通訊員又

說：“可是，金干事的歼灭战打得真彻底，連石头縫里的野菜，都叫他剔下来啦。他爬到一个悬崖上，要不是我拉着他，差点把他摔下去。”

“这一下老金可解决了問題啦。快燒火吧！我的肚子早提抗議啦。”

“会餐吧，同志們！”

“我燒火！”

“我擇菜！”

大夥嚷着，一齐动了手。老金也抓了一大把野菜，靠牆坐着，伸开两只开花鞋，擇起来。

不一会儿，同志們圍着热气騰騰的一大鍋小米粥、两大鍋野菜，用着各色各样树枝儿、草棒儿做成的筷子，狼吞虎嚥地吃起来。

誰也不能夠形容，它是多么香甜呵。

那时候，現在写詩的紅楊樹也跟我們一起当干事，他当时还写了这么一首詩呢：

誰說野菜苦，

我說野菜香：

野菜长在荒岭上，

不怕山穷露水冷，

石头缝里也生长。

谁说野菜苦，
我说野菜香：
野菜长在高山上，
不管连夜暴风雨，
星星一落见太阳。

朝鲜同志上山去，
野菜跟他到队上；
吃罢野菜高声唱，
人人都说野菜香。……

当天晚上，支部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培养老金入党。

现在，忘在我挎包里的那把长满厚厚的红锈的小刀，就是老金当初挖野菜的小刀呵。

三

连续几个月的反“扫荡”，我的身体已经拖垮

了。我象許許多多同志一樣，象許許多多當時在苦
難里熬煎的人民一樣，發着很重的疖子，長着滿身
疥瘡；而且因為夜盲症，在夜行軍里，兩條腿被石
頭碰得滿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有一次，我們
在大山上被敵人整整包圍了一天，沒吃一口飯，沒
喝一滴水。夜間，部隊突圍了。下了山我再也站立
不住，就昏昏迷迷地倒在了小河邊。

隊伍从我身邊迅速地奔馳過去。我知道我已經
沒有可能跟隨部隊突圍了。我把頭伸到綠汪汪的溪
水上，拚命地喝起來，想增加一點點力量。

“別喝啦，小李！”

我聽見有人喊我。抬頭一望，見老金離開隊伍，
急忙忙地向回返。他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頭，說：
“怎麼樣，小李？支書書記叫我留下來照顧你！”

“老金！”我叫了一聲，不知道有沒有落下淚來。
在這樣情況下，聽見了這種語聲，是最讓人動感情的。
我說：“你快走吧，我，我不能連累你！”

他拉我坐了起來，柔聲地說：“不要動感情嘛，
同志。看你燒得象火炭兒一樣，我沒有病，怎麼也
好說。”他思索了一下，說：“我掙你到老乡家里先

緩緩勁兒，有敵情也好应付。”說着，就揀我往山坡上的一个小庄兒走去。我的頭象着了火似的，放在他的肩頭上，晃晃蕩蕩地走着。

我們剛走到村邊兒，就看見老鄉們亂紛紛地，拉着毛驢的、揹着小孩的、提着包袱的正往溝里捲。一個白頭髮老太太拉住我們說：“喂，同志呀，你們還不快走，敵人離這兒不遠啦！”

老金詳細問了一下，思索了一會兒，就決定到最險要的摩天嶺上；因為這兒敵人從來沒有上去過。

這當兒，天已經黑了。

我仍舊爬在他的肩頭上。可這樣高高低低的羊腸小路，兩個人怎麼能夠并着膀兒走呢。走幾步，不是我跌倒，就是他跌倒，再不兩個人一塊兒滾在地上。要我自己走，他又不同意，怕我跌下黑森森的山溝。最後，他把綁腿解下來，拴到我的皮帶上，牽着我。就是這樣地走着呀，我望着他那白背包，聽着他那破水壺磕碰的叮咚的聲音走着。

走了不過十幾里路，我就覺着象是走了幾百里路一樣。我覺着象有一股冰水在我的脊梁溝兒里開始流着——哦，我知道我的瘡子又襲來了。接着打

抖。我站不住。我跌倒了。老金赶忙回身搀我。可我怎么也撑不起来。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老金把我抱在怀里，还听他喊：“小李！小李！是疟子来了吧？”我嗯了一声。他又说：“那么，咱就在这儿歇一会儿。”说着，他也坐在地上。

这当儿，“噔噔噔，噔噔噔，……”头顶的山头上，突然响起了一梭子机枪声。回声在山谷里嗡嗡响着。

我猛然一惊。稍微清醒了些。老金很敏捷地掏出了驳壳枪，往山头上望了望；然后，在我耳朵边轻轻地说：“有敌人。”

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关头呀！

同志们，你们想，我怎么能让老金因为我一个病得这样的人，无代价地牺牲呢？……我紧紧地攀着老金的脖子，对着他的脸，几乎用了我整个生命的声音，悄悄地恳求他：

“好老金！好同志！我永远忘不了你，我的好战友。我恳求你放开我走吧，我只要你留下一颗手榴弹呵！”

在星光下，我看见老金的脸，从来没有过这么

严肃呀。他几乎带着恼怒地说：“胡说！”说着，就站起来，四面望了望，马上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不由分说地就把我揩起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精神和力量，振动着他的全身，他揩着我昂昂地向回路走。我虽然迷迷糊糊，但我觉得的，在我下面的，是一种多么坚定和沉着的步伐！

在一个山拐脚的地方，不知道是他的脚登空了，还是被一块石头絆住了脚，我们猛然跌倒了。我还在他身上压着。急得我赶忙滚到一边，看见他的头正摔在一块尖石上。我轻轻地唤着他，他也不答应，只是呼吃呼吃地喘气。我摸了摸他的头、他的脸，粘津津的，头发也湿漉漉的。我知道他流了血。我浑身摸索着，找出了一个救急包。正给他缠着，他“唔”了一声，醒了。接着他叫：

“小李！小李！”

“我在你身边呢。”我说。

“把你摔伤了没有？”

他呀，摔成了这样，还先问我呢。我嗓子里象梗塞着甚么热辣辣的东西，回了一声“没有”，不由得鼻子一酸，跌下几滴泪来。

我把綁帶打好，他就坐起來。他摸索着，把摔掉的駁壳槍拾起，在衣服上擦了一下，又說：“我估計敵人，剛才並沒有發覺咱們。不過，……”他指了指參星，說：“你看，天快過半夜了，我們今天夜里是走不出多遠了。不如找一個好隱蔽地藏在那裏，他要來就跟他拚！”他征求我的意見：“小李，你看呢？”我點點頭。他站起來又要揩我，我強硬地撞繩了他。他不得不又用綁帶牽着我走。我們拐進一個更狹窄的山溝裏。

趑走他邊摸，把駁壳槍一會兒拿出來，一會兒又掖到腰裏。繞了好幾個彎兒，又走了一截兒，他忽然站住，用手一指興奮地說：“小李！你看，”我仔細一瞧，黑森森的，是一個山洞。他伸着槍，貓着腰兒，摸索着爬了進去。“好地方！好地方！”他在裏面連聲叫着，“小李！把背包打開吧，這塊石頭平一點。”我把背包解開，也貓着腰兒爬了進去，黑洞洞的，一點也看不見，四處一摸，有小半間房子大小。他接過我的被子，給我鋪上。他象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創痛一樣，拍着我的腿，說：“你還呆甚麼呢，快睡！明天好應付情況。”他扶我躺下

来，然后就靠着一边坐在洞口。这时候，我发疟子的冷劲儿过去了，又开始发热，慢慢又被烧得昏迷起来。开头还听见他揭手榴弹盖子的声音，以后就甚么也不知道了。

每当我昏昏迷迷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恍恍惚惚地，看见一个伟大奇丽的巨影：一个人，头上缠着绷带，拿着一颗手榴弹，在洞口边坐着，头向外望着。我象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一样在酣睡着。我心里似乎想说：“老金，你休息休息吧。”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出来了，我是烧得完全昏迷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看看洞里空落落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看看我手里还握着一颗手榴弹。看看四围都是石壁，地上还仿佛有甚么毛茸茸的东西卧过的样子。这是一个狼窝吧，我猜想着，更觉得孤单焦急起来。老金到哪儿去了呢？……我耐不住，爬到洞口一望，外面是披满茂草的山峯，风吹得山草呜呜地悲啸着、摇摆着。甚么也看不见。

寂寞呵，这是真正的寂寞！我愿看见一点点人影，听见一点点人声；哪怕是我平常印象最不好的同志的一点影子、一点语音。……